

世界盃浮動票價 成功？

隱蔽角落的學童

一起懷念吳大猷院長

源於奧運

李漢源

在決賽中擊敗美斯領軍的阿根廷強敵，成功捧起大力神盃，亦為我們全球球迷四年一度的慶典又刻上深刻的回憶。

從商業角度分析，今屆世界盃絕對是取得巨大成功：FIFA 估計總收入約 130 億美元，其中門票收入高達 30 億美元，創下歷史新高。

初步統計顯示，前 60 場賽事已有 360.5 萬球迷入場，入座率高達 99.6%，超越 1994 年美國世界盃 64 場 358.8 萬人的紀錄。由這個角度出發，這結果充分證明 FIFA 將決賽周擴軍至 48 隊、共 104 場比賽的決定非常正確。

然而，賽前推出的浮動定價機制曾引發廣泛爭議。世界各地球迷組織批評這是對傳統足球文化的背叛，變成只用金錢掛帥；媒體也擔憂世界盃正從全民共享的節日，逐漸變成只有高消費能力者才能負擔的專屬活動。不過，最終球迷熱情不減，入座率依然超過 99%，顯示大眾對世界盃的渴望遠超價格阻力。浮動定價最強的一個核心優勢，就是在於讓 FIFA 有效收回原本流向黃牛的

利潤。過去熱門場次（如阿根廷、巴西、英格蘭等球隊比賽）的低價門票，常被黄牛以數倍價格倒賣，球迷雖仍支付高額費用，但收益卻落入中間商口袋。今屆官方價格更貼近市場價值，大幅減少套利空間，也降低囤票風險，讓更多真球迷有機會入場。

世界盃四年一次的獨特稀有性，加上美國作為全球最成熟的體育消費市場，是今屆成功的重要因素。FIFA 曾透露售票階段收到超過 5 億張申請，供給遠遠低於全球需求。當需求低迷時，系統會自動釋放低價票，提升入座率。若未來世界盃落戶歐洲傳統足球強國或中東新興市場，浮動定價的效果是否依然行之有效呢？這就有待考驗了（2028 洛杉磯奧運已明確不採用此機制便是例證）。

總體而言，浮動定價在美國市場獲得成功驗證，但不同文化背景和市場成熟度下，仍需謹慎調整與優化。體育賽事的真正價值，從來不僅止於票面收入，更重要的是讓更多球迷走進球場，感受現場熱烈氛圍，創造難忘的共同記憶。在足球世界裏，比金錢更珍貴的，永遠是球迷那份純粹的熱情與投入，相信球迷們經過這段時間在各場精彩絕倫的比賽洗禮下，必定有所體會。

方寸不亂

方芳

世界盃塵埃落定，魅力沒法擋，足球狂野激烈，賽果瞬間反轉又反轉，作為足球運動員，無不傷痕纍纍，英雄出少年，訓練從小開始，必然經過敲打；但另類「敲打」，卻不為社會接受，上海民營足球青訓機構，被曝光教練掌摑小球員至步履不穩，引起社會憤怒，上海市足協介入調查並予處分。

青少年接受運動體能訓練，乃健康活動，有權利受到身心保護，參加這類培訓的青少年，一旦受到暴力對待，還可以投訴，呼喊於陽光；但在隱蔽的角落，一些先天自閉症的孩子，呼喊無門，實乃社會之痛。近日有父母向電視台投訴，他們患輕度自閉症的兒子，在大埔某小學就讀小一，被同學把橡膠碎塞耳，一共塞了 6 次，事發後兩三星期，才被父母發現，向校方投訴，校方強調不會容忍任何欺凌和傷害行為，並列出調查資料顯示，曾訪問 20 名小朋友，並無發現有其事，但被點名欺凌他人者，卻不在調查之列，事件不被家長接受。

一個剛從幼稚園轉入小學的學生，正開始適應新學習環境，如果小一就受到欺凌的話，還有漫長的幾年小學課程，以後怎麼熬下去？生活不容易，轉校更難，作為自閉症孩子的家長，痛苦可想而知，誰想把自家不幸公諸於眾？求助電視台恐怕是逼不得已。

自閉症孩子在學校受到不公平待遇，並非冰山一角，在這之前，同樣的電視台投訴節目，揭露類似事件，輕度自閉症孩子，只是比較興奮和活躍，情緒不易受控，面對這樣的學生，遇上有愛心的老師，可能會理解包容，及至有另類的安撫手段；但該位自閉症學生，卻被老師帶頭針對，上課被單獨隔離和罰企，受到全班同學嚴重孤立，返學如坐監。家長也是在檢查孩子上課的平板電腦時，發現一段老師激動責罵的錄音，背部也有拉扯的傷痕，但報警處理也不了了之。

學校是強大的機構，是學生的保護網，關乎一個家庭和孩子的幸福，教師面對輕度自閉症學生，或許妨礙了他們日常的教學工作，「做好這份工」之餘，對不幸者多付一點愛心，給予學生多些關愛包容，那就是超級好老師了。

社會在發展，教育在進步，投訴渠道理應更加透明，作為弱勢孩子家長，今天仍求助無門的時候，教育局又可以介入做到什麼？還給孩子一個在陽光下接受公平教育的權利，是家長的希望，也是社會的期待。

書聲蘭語

廖書蘭

我每次回台灣都會約江小姐（江月嬌）敘舊，「江小姐」——吳大猷院長是這麼稱呼她的。這一次我多約了一位王震邦先生，他是吳院長喜歡的「小」朋友（《聯合報》專欄組副主任），江月嬌服侍吳院長生活起居 20 多年，兩位如今皆是七八十歲的高齡。當年，我們在吳院長的科導會辦公室結緣，不覺已有三四十之久。真是時光飛逝，韶華易老。

這是難得的一場聚會，江月嬌住在台北，王震邦住在新竹，我選在台灣大學附近的一間餐廳，大家見面一陣寒暄後，話題繞不開吳大猷院長，我們一起懷念這位「中國物理學之父」「台灣科學之父」，作為廟堂之上的大學者，他更指導了兩位傑出的學生——榮獲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的李政道先生和楊振寧先生。

江月嬌說，從來沒有見過這麼簡單生活的人，對物質完全沒有要求，吃得簡單，穿得也簡單，她的工作就是天天包水餃、包餛飩，有時為了給院長換換口味，她會主動到台北某家麵食小館買小籠包。特別令江小姐難忘的是，吳院長教她寫字，這樣的場景即在吳院長去世後，亦入她夢裏。而最令江小姐難過的是，吳院長在台大醫院住院時，她去某百貨公司替吳院長買件新衣服換下醫院的病服，卻遇到大塞車，當買回來時，吳院長已去世。她寫了一篇短文《老闆給我的影響》，內容質樸，情真意切。

憶及我回台北探訪吳院長時，常見王震邦是座上客，與吳院長談笑風生，閒話家常，如同一對忘年之交。王震邦談到，吳院長自 80 歲開始，有不少朋友陸續來祝賀他生日，

有暖壽的、有補壽的。有一次吳院長約李煥，也找了王震邦一起吃飯喝點小酒，曾說年紀大了，不適合坐浴缸洗澡要淋浴，想寫一本食譜、一本笑話集，還說自己會做蘿蔔糕。王震邦鬥嘴地問：「你憑什麼說自己會做蘿蔔糕？」吳大猷回答：「這有什麼難的？多加一點蘿蔔就是了。」吳大猷的日常生活瑣事，例如睡床壞了，請王震邦去傢具店買兩張單人床，王震邦找《聯合報》記者徐梅屏一起選購，總編輯劉國瑞獲悉後，決定以報館名義送給吳院長，可見吳大猷在台灣社會備受人敬重與愛戴。

而我記得吳大猷喜歡聽音樂、看偵探小說及金庸的武俠小說。吳院長曾來香港，我與外子開車請他到銅鑼灣歷史悠久的珠城茶樓飲茶，接着載他到淺水灣；又有一年他來香港，有朋友約他遊船河，他約我們一起，在船上認識張文達（林海）。吳大猷院長是改變我命運的人之一，因此，為了感念他，我的孩子出生取名時，經他同意，中間都用了一個「大」字，我寫出幾個名字請他挑選，記得我曾取的一個名字，他反對，原因是與他一位好友的姓名同音，我的子女取名都延用「大」字，以表書蘭對吳大猷院長的敬愛，銘記深恩，永誌不忘。

吳大猷祖籍廣東肇慶高要，出生廣州。在台灣期間建立的科學發展體制為台灣的科技與產業奠定了深厚基礎。



服侍吳大猷院長的江月嬌（中）及吳大猷的忘年交王震邦（右）和廖書蘭（左）敘舊。作者供圖

企鵝帶來了夢幻

翠袖乾坤

連盈慧

湛江一頭十多歲禿頭的企鵝，送到寧夏「夢幻海洋企鵝館」治療 3 個多月後，重新長出濃密深黑的羽毛，引起千萬網民歡呼，狂稱牠頭上美麗的羽毛為「黑髮」。

有人向館主乞求生髮秘方，館方坦言並無所謂秘方，不外館內環境舒適，病鵝生活得到正常護理，給牠定時餵食，讓牠吃得好睡得好而已。生活不正常、兩餐不定時、睡眠不充足的香港人就多了，年輕人過這樣的生活，頭髮也難免日漸稀少。只是有些香港年輕人就是樂於過不正常的生活，喜歡夜蒲的不說，待在家中的，不是也都深夜 12 時後入睡？讀書的做完功課還刷手機減壓；上班的朝九晚十之外還不時 OT，就算家中有人留飯，兩餐也會吃不定時，也同樣為減壓「煲機」煲到兩三點。所以，企鵝的「黑髮」還是生活沒那麼緊張的湛江寧夏網民容易得到，香港年輕人就不敢有這樣的「夢幻」了。不過香港式生活成了習慣之後，多已像魚與熊掌般從「濃髮與生活」中作出選擇，頭髮稀疏，震驚過

一陣子，漸漸也會處之泰然。

認識兩個 30 歲未到的男生十年前已開始脫髮，甲每天哭着臉照鏡時，聽他母親說頭髮和眉毛不過「人也有也要」罷了，有什麼重要？十年後今天，他已像悟道一樣刮光了頭笑對人說：「原來我天倉飽滿，頭髮遮蓋時，還不知道原來自己光頭那麼漂亮。」

乙初時情況亦與甲相似，可是有天看到跟他年紀相若的歌星光着頭還是那麼帥，自己也索性鼓起勇氣除去三千煩惱絲，之後連帽子也沒戴過。香港人生活那麼緊張，不只男生，就是女生四十過後脫髮也不少，只是假髮真到一樣看不出來，花樣多的紮頭巾和戴帽子美麗又防塵，忙到理髮沒時間的眾多事業型女士們不介意而又樂意的話，說不定日後戴出西洋風氣，讓有國際城市美譽的香港還增添新景象呢。



黑髮企鵝是他的美夢嗎？作者供圖

書卷潤香江

欣有靈犀

王欣

盛夏七月，「香港書展 2026」如約而至，延續多年不減的文學熱潮，為香江之畔帶來一場年度文化盛宴。歷年以來，香港書展名家講座皆是讀者翹首以盼的重點活動，今年講座預約通道開啟後，依舊迅速搶約爆滿，足以見得香港民眾濃厚的閱讀氛圍與文化追求。

知名作家蘇童再度赴港參與「生活與創作」主題講座，頻繁的香港之行，讓他早已熟悉書展人潮湧動的盛景。他感慨奔赴書展的熙攘人流，勾勒出城市最溫暖的精神底色，也讓人看見香港生不息的希望與活力。對於無數香港讀者而言，灣仔會展中心早已超越單純圖書銷售場館的屬性，成為一年一度、彌足珍貴的文化棲息地。

這場熱鬧且厚重的文化盛事，離不開香港貿易發展局的用心策劃與深耕經營。近年來，主辦方持續整合海內外文學資源，打破地域與資源壁壘，讓昔日難得一見的文壇大家走進香港、走進大眾視野。從余華、劉震雲、蘇童、畢飛宇等內地知名作家，到許子東、關錦鵬等香港本土文化名家，眾多文學先行者齊聚書展，讓這座國際金融都市孕育出片片溫潤的文化綠洲。市民無須遠赴他鄉，便能與名家面對面

交流，沉浸式感受文學魅力，常讓人感慨做個香港人真的很幸福。

今年的書展布局多元、亮點紛呈，多個特色展區全方位展現海內外文化風采。「中國內地出版」展區薈萃廣東、湖南、江蘇、雲南等多地優秀出版物，其中雲南展區頗具特色，依託非遺文創展示與民俗體驗工作坊，生動還原西南少數民族的人文風貌與文化底蘊，讓香港市民沉浸式領略祖國內地的多元民俗文化。「香港出版巡禮」聚焦本土，集中展示香港原創文學、社區發展歷史與特色飲食文化，滿載濃郁的港風港韻。而「世界文藝廊」則搭建起國際文化橋樑，讓香港讀者足不出城，便能對話世界文學。

「飲一江水，共讀萬卷書」，雲南展區的主題標語，正是香港書展的真實寫照。作為多元文化交融的平台，書展持續推動內地與香港、中國與世界的文化交流，讓市民在本土文化、內地文化與海外文學的碰撞交融中，拓寬視野、滋養心靈。背靠祖國、面向世界，是香港獨特的發展優勢。除了年度書展的文學盛景，香港亦是未來 5 年巴塞爾藝術展亞洲唯一舉辦城市。從書卷墨香到當代藝術，從本土文脈到國際風華，文藝力量持續交融共生，為香港這座城市的多元發展，持續注入溫暖且蓬勃的文化生機。



百家廊

鍾情

琴台客聚

伍采果

《笑林廣記》中有一個典故：有位客人貪戀酒席，遲遲不願告辭。主人偶見樹上停着一隻大鳥，便對客人說：「宴席坐了許久，菜已經吃完了，等我把這棵樹砍倒，捉住這隻大鳥，煮來給你下酒好不好？」客人答道：「就怕樹一倒下，鳥兒就飛了。」主人說：「這是一隻呆鳥，就算樹倒了，牠也死活不肯離開。」

這則名為《戀席》的典故並無下文，看起來是對那位貪戀酒席的客人的暗諷，但誰也不知道那位客人為何戀席，或許他真是貪吃貪杯、或許亦是他貪戀與友人相聚的光景才不願離去。

前不久我去參加父親 80 大壽的壽宴，弟弟們將壽宴張羅得很熱鬧，足足擺了 20 桌，還請了兩個樂隊助興表演，從中午 11 點開席，到下午兩三點尚未散席。當然，未散席的僅有兩三桌人，多是久未見面的親戚朋友，他們的「戀席」，是吃完正餐後，一

說道：「在濟南的初伏以前而打算不出汗，除非離開濟南。早晨、晌午、晚間、夜裏，毛孔永遠川流不息……一邊寫、一邊流汗；越流汗越寫得起勁。」最令人頭疼的是頻繁造訪的雨——也叫颱風雨，帶來強對流天氣，今年夏天的颱風「美莎克」「巴威」刷屏朋友圈，人們談論颱風的時候，談論的是對未知的恐懼？還是對自然的敬畏？我想，兩者都有。然而，「時暑日烈，其水之熱如湯」，下雨如往熱鍋裏加了一遍水，雨後反而悶蒸感加劇。

大暑節氣有三候：一候腐草為螢，二候土潤溽暑，三候大雨時行。古人認為「腐草感暑濕之氣，故為螢」，實際上螢火蟲產卵於枯草上，大暑時節卵化而出，螢飛蟬噪乃是物候標誌。這是由於旺盛之時，幽陰之物成為發光體。螢火蟲密集處，總會回盪孩子們的歡笑聲。輕羅小扇撲流螢，美在朦朧、美在瞬間，更美在那份若即若離的想像。小螢火蟲僅有 50 天的短暫一生，它化蛹為蟲，朝向光明。如泰戈爾的詩詠：「你衝破了黑暗的束縛，你微小，但你並不渺小。因為宇宙間一切光芒，都是你的親人」，這首詩每讀一次，我就會被照亮一次。

大暑，溽熱，雨多，人若病體難支，願意躺平。打個不妥當的比喻，土壤被水浸泡的飽和狀態，就像「發麵兒」的蔥油餅。「土潤溽暑」，就是腳踩在泥土上被扎被燙的感覺，古人用「祁寒溽暑」形容寒暑之苦，一點不誇張。而大雨時

行，水汽蒸鬱，如明代陳三謨《七十二候歌》中載道：「土潤鬱蒸並暑濕，洗天大雨正時行」，把天空洗得好個乾淨，這樣的雨才過癮，短暫的清涼也是好的。然而，「小暑雨如銀，大暑雨如金」，農人盼着「大雨時行」，莊稼需要水，雨水肆意澆灌，才能換來碩果纍纍。三伏天裏，我有重讀經典的習慣。經常地，我一坐就是一整天，午間餓了吃點麵包，當你全身心沉浸在書籍的世界裏，把自己安頓在故事的星球裏，定會安靜下來，心自清涼。這種清涼並非身體不出汗，而是在大汗淋漓的夏天找尋到精神平衡的錨點——與書中的人物一起同悲歡，體驗別樣的人生，有利於思想的「發酵」與「重構」。

暑天本身也是一劑精神藥方：耐煩、心靜、包容。在濕熱煎熬的三伏天裏淬煉精神，在汗流如雨的大暑天裏安頓靈魂，防止情緒中暑更為重要。

好在，濟南人有泉相伴，有親泉樂泉的免費公園，有柳下聽風、雨中漫步的無價快樂，有泉畔納涼的得天獨寵，還有國際泉水節的全民歡樂。在五龍潭公園，圍觀大人和孩子的水槍大戰，太陽公公眼睛眯成一條細褶，水浪撲向哪裏，哪裏就是清涼。水浪落在哪裏，哪裏就是童年。我被飛濺過來的水花打濕了衣衫，不禁笑作一團。打濯纓泉邊走過，想起詩人孔孚先生：「豎一個綠耳/聽白雨跳珠」，一座城市的慷慨饋贈怎能不叫人無上清涼呢？

呆鳥戀席

面再吃點水果零食，一面閒聊家常，從長輩的過往趣事聊到晚輩的工作生活，聊着聊着，就連空盤子、空酒杯都盛滿了親情的餘溫。大家久久不願離席，因為不知道下一次的相聚還有多遠。

有北方朋友將戀席稱作「纏席」。在我看來，「纏席」多是酒席上貪杯的趣事，或是糗事，甚至有人醉酒後在酒桌上死纏爛打不肯離開，鬧出各種笑話與不愉快。無論喝酒或是不喝酒的，幾乎無人不曾經歷過，或自己也曾是其中的一員。

說起「纏席」，和我住同一社區的我的波蘭姐妹 Monika 分享了發生在她波蘭家鄉的「纏席」趣事。在波蘭鄉下，人們也常常因為節慶、喜事聚餐，村裏有兩位男士喜歡「纏席」，這兩位男士皆是貪杯之人，幾乎每次「纏席」都要喝醉，每次喝醉後都要打上一架。城裏的朋友沒見過「纏席」打架，便專程挑了一個假日到鄉下去參加聚餐。結果那天聚餐如常開席，如常散席，氛圍熱鬧平和，根本沒有出現醉酒打架的場面。村長把城裏

的朋友送到村口，聽說他們滿心遺憾，才一拍腦袋說：「哎呀，早知道的話，我就不付錢叮囑他們今天不要喝酒打架了。」

其實我的父親也是一個戀席的人。我不太記得他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戀席的了，或許是在繼母離世，孩子們都不在他身邊，他總是獨自一人吃飯、一人飲酒之後。每次我們回去陪他，他總是慢慢吃飯、慢慢喝酒，一頓飯要吃上許久，也總不斷給我們杯中添酒，反覆說着：「再陪爸爸喝一杯。」

從前讀《笑林廣記》時會覺得戀席的人很可笑，但如今，年紀慢慢地大了，再陪着父親吃飯喝酒，自己也坐在桌邊遲遲不肯起身，才想到，典故中那位不肯走的客人哪裏是呆鳥？

而我們，一直都像一隻鳥，一直在飛、一直在趕路。每當收攏翅膀，停下腳步，圍攏在親人的餐桌旁，停留在那些能讓人坐得很久很久的飯局上時，方才明白，有些「戀席」，或是「纏席」，並非貪戀佳餚、嗜酒貪杯。我們真正捨不得的，是與親人、與朋友圍坐相伴的時光，是席間縈繞不散的暖意。